

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四部曲，死即是生命的一部份就需嚴肅且正向地看待它，讓生命劃下一個圓滿無遺憾的句號。現今時代進步了，人們與時俱進的開通思維，比較不避諱談論死亡的議題。

人有旦夕禍福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話不錯。2011年春末，傳來大姊罹患子宮內膜癌的消息，這毫無預警的噩耗，讓我深感生命的脆弱與無常。大姊是個十分注重養生的人；她勤於運動、飲食節制、作息正常，她會罹癌誠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。大姊告訴我；她緣毫沒有任何不適的症狀，只是在四月的某一天，忽然腹痛如絞，經陽明醫院超音波檢查，發現腹水嚴重，已是癌症第四期了。後來在台北榮總住院，被告知癌細胞已擴散到鄰近子宮的所有器官，雖然醫生拗不過病人懇求，動了手術，割了22個被癌細胞侵襲的淋巴腺體，且做了七次化療，依然抵擋不了死神的召喚，於2012年一月十五日安息主懷。

回想2011年年底，我返台探望姊，她雖因化療掉光了頭髮，仍然包著頭巾陪我趴趴走；我們去淡水看落日，老街吃淡水魚丸湯，也去了北投溫泉博物館。她精神好得看不出是癌末病人。我暗自慶幸大姊應可擺脫死神的捆綁吧！當看到火紅的太陽緩緩落入地平線時，我連想到這就像走向人生終程的大姊，心中不免惋嘆感傷。但這大自然例行的景象，促成了咱姊妹倆展開對死亡的探討。

「姊，妳有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的感慨嗎？」

大姊笑道：「即已享受了美好的夕陽，也應承受落寞的黃昏呀！這很公平嘛！」

我望著大姊，在她祥和恬靜的臉上竟找不出一絲無奈，我想或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使她能如此的淡定吧。

「妳已作好離開這人世的準備嗎？」我大膽問。

「在醫生宣告我癌末時，我已有了心理準備。」大姊低下頭悠悠地說：「不是說生有時，死有時嗎？我雖捨不得離開你們，但對無法避免的死還算能接受。」沒想到大姊如此豁達開朗，我總算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。

太陽已完全消失了，殘留在海面上的最後一抹餘暉，雖略顯淒清但仍使人感覺溫暖。

我返美後不久，姊的病情就急轉直下。在她住進安寧病房後，我們通話的內容都著重在她的身後事上；姊本希望捐出器官作醫學研究之用，但因她做過化療，器官不能捐，好在還有眼角膜可捐，算是遂了姊的心願。

姊一生不愛求人，行事也喜利落不願拖泥帶水，因此她交待別急救折騰她，讓她有尊嚴地離去，走後用樹葬處理。總之，我們都順著姊的個性、喜好、習慣，以親切而不失自然的方式，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後時光。

姊在睡夢中安詳地離去，享年 73。